定有青春伴返乡

——曹典球与钱锺书的战时酬唱

■尧育飞

钱锺书（字默存，1910－1998）年轻时很有老人缘，与陈衍唱和时，他还是清华大学学生。从英国留学归来，钱锺书在国立师范学院执教，又遇曹典球，这一老一少的酬唱却少为人所知。

曹典球（字籽谷，号猛庵，1877－1960）在湖南教育史上功不可没。1895年，他以《文选学赋》为湖南学政江标所赏识，此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、湖南省代主席等职。曹典球毕生心血乃是创办文艺中学，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、出版家钟叔河等人都曾就读该校。1938年，曹典球率文艺中学师生西迁宁乡，1940年抵达湘乡杨家滩，不久后他兼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。彼时，钱锺书应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任英文系主任，来到蓝田。杨家滩和蓝田相距不过数十里，兼之钱锺书父亲钱基博（字子泉，1887－1957）时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，曹典球与钱锺书的交往也由此开始。去年岁末出版的《曹典球辑》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7年12月版）收录了与钱锺书有关的数首诗作。

《曹典球辑》中所载曹、钱二人交往诗作，皆载于曹典球于抗战胜利之际自编诗集《八年嘉遯集》，编辑缘起如其自序所言：“自古国家危难之际，以文人之忧为最深，然能目击人之覆我，而又目击我之复兴如今日之盛者，则有史以来所未有也。野人负暄，不敢自秘，乃集八年中所为诗，汇成一帙，命曰《八年嘉遯集》。”集名取自《易》“嘉遯贞吉，以正志也”，蕴含强烈的家国情怀。

钱基博在《猛庵集序》中赞曹典球“悲天悯人，老而弥笃，慷慨伤怀，有不能以喻诸人人者”。曹典球的诗，每出一首，钱基博必索观，极爱读。集中收录曹典球与钱基博诗四首，和钱锺书诗五首。

曹典球先生与《八年嘉遯集》。

1941年春，钱基博携钱锺书走访曹典球，将己著《中国文学史》赠予曹典球。地处偏远的曹典球感慨无好酒好食待友，只能赋诗相赠。这便是《喜钱子泉挈默存至》：

笋舆得得出山隈，一笑拈髯凤子陪。各自崎岖忘老至，为怜寒俭载春来。文章细与分流别，狂简都能识体裁。只是盘飧嫌市远，洗尘先举稗孙杯。

钱氏父子乘坐马车“得得”而来，长者笑拈长髯，少者侍坐左右，何等温暖。但这并非曹典球与钱锺书的初识。最早记载两人相识的诗作于1940年夏天，见《和钱默存》（其一）云：

胸无尘滓月争芒，侃侃谈锋似挟霜。乍见倾心疑旧识，临歧絮语恋重廊。偶拈红叶题成句，定有青春伴返乡。寂寞云亭知慢客，尚馀诗思绕山方。

初次见面，钱锺书的博学、健谈和犀利的言辞，给曹典球留下深刻印象，以致曹忘乎年龄差距，疑心钱锺书是旧相识。但三十初度的钱锺书似别有怀抱，心绪颇显低落，对抗战何时结束似也没有足够信心。数月前，自昆明往湖南蓝田的旅途中，钱锺书曾赋诗《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》：

破晓鸡声欲彻天，沉沉墟里冷无烟。哦诗直拟陶元亮，误落尘中忽卅年。

他自比陶渊明，生发避世之念，湖南仿佛那远离尘俗的桃花源。老辈的曹典球对此不以为然，故化用杜甫诗句云：“定有青春伴返乡”，以鼓舞心态冷寂的钱锺书。在《和钱默存》（其二）中，曹典球写得更加直白：

那有桃源足隐居，大千都是劫灰馀。羡君海外归来客，读尽人间未见书。兰芷入怀殊不恶，文章憎命竟何如。漫愁屈贾无安处，卑湿于今渐扫除。

在曹典球看来，日寇入侵，遍地硝烟，哪有桃源供人遁世？他羡慕钱锺书获读许多中土不曾有的书籍。至于钱流露对在湘教书的不满，曹也加以宽慰——时艰和命蹇正可磨砺文章，所谓“文章憎命达”，更何况，现下湖南人人奋勇，远古而来的卑湿之地称号可以摘掉了，你不再是屈原和贾谊，可有更大作为。长者曹典球的鼓舞不可谓不温暖，不可谓不有力。

然而，钱锺书心情并不豁朗，常有愁闷。其《遣愁》诗云：

一叹穷比渊明琴，弦上无声知趣寡。不平物犹得其鸣，独我忧心诗莫写。

国内战事频仍，在古来流寓之所的湖南工作，钱锺书的愁绪难以排遣。1941年正月，钱锺书忆及旧岁除夕，写下《庚辰除夕》：

曾闻烧烛照红妆，守岁情同赏海棠。迎送由人天梦梦，故新泯界夜茫茫。污卮敝屣行将弃，残历寒炉黯自伤。一叹光阴离乱际，毋庸珍惜到分芒。

妻子杨绛远隔千里，跨年的夜晚相思无限。展望新年，似与旧岁并无多大差别。残年的酒杯和破旧的鞋子行将丢弃，旧历书也将烧掉，可在这乱世，辞旧又有何意义？又何必珍惜那分秒的光阴？钱锺书的心绪可谓低到谷底。

曹典球见诗，即作《和钱默存除夕原韵》：

梅花争办旧时妆，草草劳人若憩棠。穷寇已知临绝地，国勋应自破天荒。年光驹逝真难挽，歧路羊来未许亡。守岁东坡饶一醉，寒宵斗转见新芒。

梅花正收拾往日妆容，劳碌的人们好像《诗经·甘棠》的百姓为德政所普照。日寇已濒临绝境，此时定有人建破天荒的功勋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我们更不能迷失方向。除夕夜何妨如东坡醉酒，新年必有新希望。64岁的曹典球对抗战胜利抱有坚定信心，且认为艰苦岁月终将过去。此诗想必能给钱锺书带去些许温暖和力量。

钱锺书终于要离开湖南。曹典球在《和默存禽诗原韵》中云：

鸿雁及时知北向，鹍鹏展翼作南图。

他不再慰留，而是祝福钱锺书有更好的前程。

钱锺书前往上海与杨绛会合，再没有回国立师范学院。

1945年秋，听闻日寇投降的消息，曹典球急切赋诗《喜闻日本无条件投降》：

忽闻三岛树降旛，惊喜还疑旧梦温。八载同胞拼血肉，一人心力挽乾坤。太平有道今方始，大道无私善者存。投老荒山茶蓼惯，也持爆竹助欢喧。

多年来对抗战必胜理想的坚信，一旦结果，曹典球喜不自禁。这位60多岁的老人也点燃鞭炮加入庆祝队伍，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

1945年10月，曹典球率领文艺中学的数百位学生返回长沙。1946年5月，钱基博回到故乡无锡，再未踏足湖南。

钱锺书晚年删定《槐聚诗存》，并未收入与曹典球往还的诗作。如此，《曹典球辑》庶几可为“钱学”增添一些新材料。

新发现汪曾祺早年佚诗佚文

■汤志辉

自1998年《汪曾祺全集》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，不断有汪曾祺的佚文被发掘。据闻，增订版《汪曾祺全集》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笔者近阅旧报刊时发现汪曾祺早年一首佚诗和一篇佚文，或可为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提供一点材料。

佚诗《被诬害者》刊于1941年6月9日《贵州日报·革命军诗刊》（第二期），署名“汪曾祺”。同期还刊有冯至《十四行一首》、卞之琳《译奥登诗一首》、杜运燮《风景翠湖》、林庚《纸烟》、宁堃《诗》、穆旦《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》。“革命军诗刊”为《贵州日报》副刊，由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集稿，所刊诗歌主要为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成员，包括穆旦、冯至、林庚、刘北汜、杜运燮、汪曾祺等。全诗照录如下：

被诬害者

汪曾祺

——赠劳瑞丽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：我们小时常常捉蚱蜢玩，（尤其是年青的）当捏住他的胸部时，他会吐出赭色的咒骂，也有时我们便会释放了他的么？

脏女孩子，多没听见过自己的姓，
镇日向垃圾堆上捡拾锈的残花，
而多油的笑声煮熟了愚蠢。

汪曾祺先生（摄于一九四六年）

学学冈果的主人吧，
看亡国绿树鹧鸪天，
遗忘了已经会说的“为什么”顶好。
失眠夜的羊脂烛
有濡湿着情欲的眼睛呢，既然
得来波特莱尔的传染啊，
大叫最长的头发样的一声。
惊醒一群睡死的人，然后
你不妨裂着头舐你的笑。

佚文《烟与寂寞》刊于1947年7月6日《西北文化报》副刊“西北角”，署名“汪曾祺”。《西北文化报》出版地在西安，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，何以有文刊于《西北文化报》，个中原因不清。原文照录如下：

烟与寂寞

汪曾祺

我去买烟，我不喜欢老是抽一个牌子，人每在抽烟上有许多意见，有人很固执很认真的保卫他抽的那个牌子，反对甚至看不起抽他以为不□□抽的牌子的人。比如抽美国烟与英国烟的简直是世界上截然不同的两类人。可是我喜欢常常换口味。换换口味，或者简单的我就是要换换牌子，不是换吸，而是换买。决定了买哪一种，决定而如意的买成了，（常常少不得有许多条件限制的），这给我快乐。——我很久以来即有个志愿，买一盒一种土耳其的长烟抽抽。不一定是要抽，就是买买。我要经验一下接在手里，拿回家来，拆开拈出，拿在手里，看一看，（纸□抽标记），点火，抽，抽两口，又摸摸看看那个盒子，（装潢风格显然与他种香烟不似），这种种过程，我现在的能力偶然买一盒自然还买得起，但我没有买那么一盒的充分感情。我想有一个机会，想到我有一次出行时买一盒带在小皮箱里；等到了，见到了，或已坐下来，跟他抽一枝，我再抽一枝。我把这回事看得很重。——今天，我去买烟？我毫无成见。也有时候我一去即说出牌子。有时，我要看看，看来看去，找我的兴趣希望所在。今天，我连买烟丝或者□那没有打主意。而我记起前两天路上走，看见一家新到了一批小雪茄。这种雪茄我父亲曾经抽过，那时我还小得很。（真是老牌了）父亲很赞赏这种烟，又便宜又好。他满意于他自己的口味，满意于他的选择。一看到这种小雪茄，或心里一喜欢。而且那么多堆在一处，有一种富足大方之感。当时我为甚没有即买？盖有待也！现在，我一定去买。希望不要有什么心里牵制我教我改变主意。

我买成了，心里有一种感动。虽然小小的，但实在是感动。

刚，我的烟拿在手，脸上有喜悦，身后来了一个人。一个面目端正，正直而和蔼，有思想有身份的中年人；他看了看，说：“有×××，就这个。”——他说这个牌子说得很熟练而带有感情，仿佛他一直在留心，今天偶然发现了！正是我手里的那一种。他觉得我看他，也看看我。看见我手里一札子烟了。我们很其自然的点了点头，带笑，仿佛我们很熟似的。并没有说话，好像也无须说话。（不清晰处以□代替）

汪曾祺自18岁抽烟，一生嗜烟，不曾戒过。其父从不干涉，常父子一人一根，还为汪曾祺点烟。晚年汪曾祺还写过《烟赋》，大谈香烟品类及如何抽烟。前后两文，可见证汪曾祺作为老烟民的人生。